

风/雨/相/伴

杨菊芳人物报告文学集



■北京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200 号

风 雨 相 伴

杨菊芳人物报告文学集

FENG YU XIANG BAN

北京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
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 开本 9.375印张 224000字

1993年 9 月第 1 版 1993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ISBN 7-200-02199-7/I·252

定价: 5.90元

目 录

风雨相伴.....	(1)
稻香湖之梦.....	(42)
画坛朝圣者.....	(63)
争议中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.....	(6)
走下政坛的尉凤英.....	(97)
风雨荡涤汪国真.....	(106)
一个外交官女儿的自述.....	(113)
立马在改革开放前沿.....	(125)
攀峰摘花者的歌.....	(134)
飘扬的旗帜.....	(148)
炒勺上掂起的梦.....	(160)
奋争在一平方米的空间.....	(169)
大地的儿子.....	(177)
弄潮儿.....	(183)
选择人生.....	(193)
山花也烂漫.....	(201)
小厂有神奇.....	(213)
“没有追求”的追求者.....	(222)
胆剑篇.....	(228)
亚都之谜.....	(235)

风 雨 相 伴

她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中国妇女。一生既没有从事过彪炳青史的伟业，也没有建立过名垂千古的功勋，并且具有种种的弱点。由于她做了一位不太寻常的人物——杜聿明的妻子，便同丈夫一起沉浮在历史的瀚海长波中。历经无数悲欢离合、生死荣辱，终于驶入阳光和煦的宁静水域，得到了光明的归宿。

一、黑 炭

米脂是黄土高原上一个小小的县城，偏僻、闭塞、贫困。

但米脂在曹秀清的心目中是美丽的。因为米脂是她的故乡。

城外兀立着一座峻峭苍黄的土山，叫盘龙山；城边流淌着一条泥浊浅窄的小河，叫北门河。城里，神奇的万花洞中流传着扑朔迷离的传说，威严的关帝庙内缭绕着四时不断的香火。在那个叫华严寺弯的地方，是她的家。她的父亲原是米脂的一个穷人，为了生活，很小就到榆林一个姓杜人开的店铺中当伙计，后来却慢慢发了财，成为当地一个有名的做牛羊骆驼生意的商人，在老家米脂置下一份偌大的产业，曹秀清的母亲是陕西绥州一个破落地主的女儿。他们一共生下四男三女，曹秀清排行老七。因是老闺女，格外受到全家的宠爱，从小娇气又任性，聪明又伶俐。她无须担心衣食，不用操持家务，每天就是玩耍。那时女孩还不能上

学，父亲就每日拿着字贴，教她认字。等到大了些，她就伏在屋内的炕上学裁剪缝连，坐在院中的葡萄架下学描龙绣凤。岁月一年年过去，转眼到了“君子好逑”的年龄，她长成一个娇小玲珑的女子，精明能干，大胆爽利，绣得一手好花，做得一手好针线，唯一的缺陷就是皮肤有些黑。其实，黑又算得什么真正的缺陷呢，西方不是就有崇拜黑美人的时尚么！可闭塞的东方小县城里的居民却不懂得什么西方的时尚，他们很不敬地给曹家三姑娘起了个不太美妙的绰号——“黑炭”。

忧虑和烦闷开始袭扰她了，那是由她的终身大事引起的。父母不愿把女儿嫁给乡下的土财主，一心要找个体面的城里人，但那些意中的大户却没有谁来和曹家攀亲。也许是倨傲的城里人嫌她家根基浅薄吧，也许是因为那个传得很远的，有损形象的绰号吧，直到虚岁22，曹秀清还没有婆家。为了女儿的亲事父母遍托亲朋，其中也托了曹秀清五哥奶母在榆林中学读书的儿子，一个交游很广，很会办事的后生。奶哥哥的名字叫郑庭繁。

又一个冬天到了，茫茫白雪覆盖了这一片黄土的莽原。一天，奶哥哥的家中来了客人，是奶哥哥的同窗好友，姓杜名聿明字光亭。学校放了寒假，他回老家吕家岭度假，顺便到县城同学家小住。

他们在炭火熊熊的窑洞中亲热快活地谈个不停，看着同学踌躇风发的样子，郑庭繁想起了自己的奶妹妹。他有心问道：“光亭兄，亲订了吗？”“没有呢。”杜聿明微微红了脸回答，“这次离校前，家父倒是吩咐了，要是老家有合适女子，就让我把亲定下。”“你自己做得了主吗？”“做得了的。”“那真是好极了！”曹秀清的奶哥哥高兴得拍了一下手：“我给你介绍个女子吧，就是此地华严寺弯曹家的小女。这个女子，实在是好！人长得好，脾气性情好，女红也好，还识书认字。多少人求亲她父母都舍不得嫁出去，所以耽

误到现在。不过年龄比你大两岁。”“噢，那样好！”杜聿明心动了，他并不介意她比他大两岁还是小两岁。“我想看看她行不行呢？”“那怎么行！”同学的眉毛都惊诧得倒竖起来，“女孩家哪有让人家看的？万一你看了不要，人家还嫁得出去吗！”杜聿明只好不看了，就托同学到曹家说亲。

杜的父亲是榆林中学的教员，中过前清的文举，在榆林一带有很高威望，又和曹秀清的父亲有过不少交往。经过反复斟酌，曹的父母同意了这门亲事。杜聿明回吕家岭备办了聘礼，交给同学送到曹家，然后回榆林去了。

然而，榆林中学的校长杜斌函郑重其事地告诫杜的父母说：“曹家姑娘厉害得很，娶不得。”杜母听了，满心的不愿意，一定要儿子退婚。

杜聿明愤愤地哭了。他说：“定礼都下了还退，这不是坑害人家女孩吗？我不干这种事。”他躺在床上，两天两夜没有起来。杜父最后下了决心，发话说：“恶泼妇就恶泼妇，娶回家来再说。”一场风波才算平息。

麦子黄熟的时候，他们的婚期到了。几天前，男家请人捎过话来，说新郎要亲自来接新娘，可是被拒绝了。小乡镇的习俗认为：未过门的女婿看到丈人家的烟酒会带来不吉利，而风俗就是专制的君王。

这是盛夏里极晴朗的一天。曹秀清很早就从自己的房间中起来，嫂嫂们都过来帮小姑梳妆打扮，把辫子在脑后盘成一个髻，这是做媳妇的标志，用头油抹得黑亮，又插上鲜艳的绒花。她穿上粉红色泡泡纱短袄长裤，脸上搽了胭脂，真是漂亮极了。这时，迎亲的花轿到了，全家和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一齐送她出门。突然，种种恐惧和依恋一起涌上她的心头，她哭了，哭得真是伤心，大家急忙劝慰……好不容易收住眼泪，坐上花轿，在二嫂的陪送

下，往吕家岭去，从此告别她的少女生活。

二、不称心的丈夫

出了城门往东，便走上一条黄泥的坡路。曹秀清坐在花轿柔软的座垫上，感受着轻微的颠簸。出门时的阴郁心情差不多已经散尽，现在她开始用一种几乎可以说是热烈的憧憬，幻想着即将来临的情景和更加遥远的将来。不知走了多久，在这支送亲队伍的面前，出现了绿油油的庄稼地和参差的窑洞，一个群山围绕的小村庄。几个穿羊肚兜的娃娃在村边玩耍。看到花轿，立刻跳着、笑着飞奔进村里去，一边用尖脆的声音喊：“新娘子来喽……”接着响起了劈劈啪啪的爆竹，呜哩哇啦的唢呐，轿子走进村中一个贴着大红喜字的院门，轿帘掀开了，她被搀进窑内，举目一望，她的心一下从千仞高崖，跌进百丈深渊！

后墙一铺大炕，当窗一盘小炕，西墙下长长一溜磁瓮，这个敝旧的窑洞是何等的寒酸！那墙角的五大三粗的水缸，那炕头的倚气十足的箱笼，那黄泥的屋地，那从磁瓮中发出的腌老咸菜和陈年谷子的混合气息，都仿佛对这个从县城里来的年轻女子喊着：“这是乡下，乡下！乡下人的家庭！”

但是命运已经决定了。在铺着红毡的喜棚里，穿着蓝阴丹士林布大褂，挎着红布的新郎正等着她行结婚礼。她被人们拥到红毡的中央，和那陌生的后生并排站在一起。傧相高喝起赞礼：一鞠躬，拜天地；二鞠躬，拜高堂；三鞠躬，夫妻对拜。这时她偷偷抬起眼睛，疾速朝新郎瞥了一眼：小小的眼睛，黄黄的面皮，完全不是想象中的英俊少年！

这之后，她就和新郎一道，被人们送进新房里。新郎的怀里抱着一个米斗，他把它小心翼翼地安放在新房的八仙桌上。喜娘

拉过一把椅子，请曹秀清坐下，新郎则坐在了桌子的另一端。人们说了许多恭贺的吉利语，开心的玩笑话，然后便出去了，不一会儿，新郎也出去了，婆婆走了进来，烧火做饭炒菜，新房原来还兼厨房。

曹秀清则继续坐在椅子上，坐在那个象征吉庆有余的米斗旁，象一个泥塑的偶像。她的心中聚集着好重好厚的失望和悲伤。夜罩了下来，迅速暗淡下去的天幕上，现出了乱纷纷的星群。油灯闪摇不定的红焰，映照在愈显冷落寒伦的新房里。门帘一动，她的丈夫走了进来，带着微微的倦意，带着洋洋的喜气，慢慢踱到她的身边，炕桌上已经摆好了四样小菜，两个酒盅。“喝酒吗？”丈夫问。故作沉着的脸上，一抹红云欲掩还现。“不喝，你自己喝吧！”曹秀清低着头回答。“那我也不喝了。”于是他们对坐在炕上默默地吃完他们的合欢饭。曹秀清只胡乱吃了几口，而且完全辨不出那饭菜的滋味。碗盏收下去了。“铺炕吧。”丈夫向她低声吩咐，话音未落，赶紧把眼睛转向别处。曹秀清望了望炕上，有一床旧的花被，一床新的红被。“怎么铺呢？”她问。“花的是我的，红的是你的。”丈夫向她憨厚地笑了笑，又赶紧把眼睛转向别处。她于是上炕展开被子。她的心头，没有一般女孩子此时通常都有的羞怯，却又掠过一阵深深的、无可奈何的惆怅……那时候，她没有想到，丝毫也没有想到，面前这个言不出众、貌不惊人的毛头后生，日后将会成为一个风云人物，并在历史上留下姓名。

一个星期后，她跟着丈夫全家来到榆林。

三、也当过共产党

婚后第二年，杜聿明自榆林中学毕了业，到广州上黄埔军校，曹秀清便回了米脂娘家。

民国成立12年了，新时代的风透过重重雾障，掀动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厚密的帷幕。也给这个小县城带来一点新的变化。县上成立了第一所女子小学。曹秀清写信给公公，要求上学读书。公公复信说：“做饭洗衣收拾房子侍奉老人，一件不许耽误，才行。”曹秀清立下保证，一件都不耽误，就这样她踏进学校大门，读高小。又过一年，考入了榆林女子师范。

女师实行住宿制，给这群长期受家庭禁锢的年轻女子，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天地。学校里有一位教国文的马先生，也是米脂人。他学问好，为人正直热情，曹秀清和许多同学都喜欢上他的课。先生不给她们讲什么烈女传、孝女经，而给她们讲从屈原到夏完淳这些历史上爱国诗人写下的诗篇。在这些诗里，深刻地反映了千百年来人民的苦难，统治者的残暴，抒发了诗人们对祖国火一样热、海一样深的关心、忧虑和挚爱之情。常常的是在正课讲完之后，先生给他的女学生讲解天下大事，讲得学生总也听不够，他就在晚上的时候把一部分学生请到自己家里，继续给她们讲。他给她们讲当今人民的苦难，对妇女的痛苦阐述得最为真切。他告诉他的学生们说：“当今世界之潮流，提倡自由、平等、解放。这潮流也冲击着中国社会。妇女也应该有勇气去争取自己的权力和幸福。”“怎么争取呢？”“参加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去吧。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，正是中国人民受苦的根源，也是妇女受奴役的根源。”

曹秀清坐在这一群学生中间，脸上现出无限的感动和惊奇。她不由得想起了丈夫在家时所谈过的孙中山革命救国的思想，投考军校时那一番以枪杆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豪言，想起此时她的丈夫正在黄埔学生的队列中，和广东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着血火斗争，她觉得自己懂得了许多道理。在以后的许多次黑夜掩映着的聚会中，她和她的同学热烈地谈论起自由、解放、革

命，无意中，她发现马先生倾注在她身上的目光，越来越频繁，越来越长久，越来越热切了。有一天，马先生把她单独留下来，问她愿意不愿意加入共产党。

“可是，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呢？”

“共产党是一个专门为民众谋利益的党。她要在中国打倒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，没有压迫的新社会。”先生用了很长时间给她讲解共产党的主义、政策、章程。她为共产党的崇高宗旨深深感动了，表示愿意做一个共产党员。这时她才知道先生早就是一个共产党员。1925年，在先生和另一个党员同学的介绍下，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中国正处于第一次国民革命的高潮中。在广州、武汉、上海等一些大城市，共产党作为一个合法的政党，公开登上政治舞台。但在陕西，还是处于秘密状态。陕西共产党的领导人，巧妙地利用国民党建立的党部、农会、商团、民团，发挥扩大自己的影响。乡下，到处在抗丁抗捐；城里，掀起一次又一次驱逐军阀、反对专制的风潮。榆林女师的党支部主要从事妇女运动。每逢星期日，曹秀清等就带着一群妇女运动的热心分子，或走上街头或走家串户，宣传男女平等、妇女解放。她们大声疾呼，反对公婆虐待媳妇，反对丈夫打骂妻子，反对女子缠足，反对男子讨小。她们大力动员女子上学。党的总机关设在绥州。支部定期用书信向上级党汇报工作，信一般由曹秀清执笔，用明矾水写在普通家信的空行间。明矾水一干，什么痕迹也没有，可用火烤一烤，字迹就显示出来……

1927年4月，风云突变。蒋介石公开背叛了革命，共产党人的鲜血洒遍神州大地。榆林地区也开始“清党”。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，马云城先生失踪了，有人说他逃走了，也有人说他已经被捕。上级党通知女师支部火速转移。另外两个党员

很快离开了，曹秀清却无路可走。她心急如焚，外表还得假作镇定，真是度日如年，她哪里想得到革命是这样残酷！就在这时，在武汉黄埔分校当连长的丈夫给她来了一封信。

丈夫在信中对她说：“我长期一人在外，实感孤单。想把你接出来，又虑家中老人无人孝敬，现在我于革命行伍中结识了一个女子，比你漂亮，比你有学问，脾气也比你好，我想娶过她，特来征求你的意见……”

读完信，她哭了。革命失败了，妇女仍然是男人的附属品。哭着哭着，突然，她心头一亮，她甚至变得高兴起来：有了这封信，她不是就有了离开此地的名正言顺的理由了吗？她就跑到教室哭起来。同学围上来问：“曹秀清，你哭什么呢？”她把信拿给同学看。同学说：“你该赶快去找杜聿明。”她故意说：“我怎么好意思跟老人说要去丈夫呢？”“你不去找他，他在外面讨过了，还要你吗？”校方也知道了这件事。大家催促她回家和老人讲。公公看完儿子的信，捻着胡子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我管不了我那宝贝。”“那我去找他。”曹秀清坚定地说。公公不应允。她不是恶泼妇，可也不是软柿子，她辩理，她哭，她吵，公公只好拿出100元钱，打发她和才1岁多的女儿致礼上路。正好，杜聿明的弟弟杜聿德因为参加进步学生运动，被学校开除，在榆林呆不下去了，于是叔嫂结伴，一同离开家乡。

10年后，蒋介石从各方面了解到她参加共产党这件事。那时杜聿明已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，驻军湖南湘潭。他气急败坏跑回来质问妻子：“你当过共产党吗？”“是的。”曹秀清理直气壮地回答。“你的同党呢？”“一个你也管不着。”杜聿明气得鼓起眼睛，可也只得设法为妻子开脱。蒋介石派人到湘潭对曹秀清监视了半年之久，直到得到报告“她现在和共产党确实已没有任何联系。”这段公案才算了结。

四、来到大世界

杜聿明没有娶成那个女子，并不完全是由于曹秀清的到来。

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，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“宁汉分裂”。在武汉中央军政学校的讨蒋会上，杜聿明所在连队的师生几次质问他对蒋介石的态度，他拒不回答，实际上他内心是同情蒋介石的。愤怒的师生把他和另外几个拥蒋分子关进了禁闭室。那个女子却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，从此和他分手了。

禁闭期间，杜聿明阅读了一系列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的书，最后选择了三民主义。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夜晚，他撬开禁闭室的铁窗逃了出来，赤手空拳跑到苏州，在国民党二十一师当一个有饭吃没钱拿的政治教官。当曹秀清带着女儿几经辗转找到他时，他身上一共只有3个铜板，只够给风尘仆仆的母女买一个馒头。

他借了30元钱，租了两间民房，安顿妻女住下。苏州有看不胜看的秀丽的园林，那是在荒漠的黄土高原上看不到的奇境，曹秀清不去浏览；苏州有吃不胜吃的精美的食品，那是在僻陋的黄土窑洞中再想不出来的佳肴，曹秀清只吃馒头稀饭。苏州妇女的服饰多么入时，曹秀清却一直穿着从家乡带出的自做的衣衫。尽管这样，借来的钱还是一个一个少下去。女儿哭着要吃苏州的臭豆腐，3个铜板一块，她都没钱买。欠下了两个月房租，房东老太太整天对着她的窗户骂。她反正听不懂苏州话，就装作不知道是在骂她……

为了养活妻女，杜聿明找黄埔同学会请求帮助。同学会把他介绍到中央军政学校杭州预科大队当军事教官。他先走了，安定下以后给曹秀清来了信：“你敢不敢一个人带着孩子来杭？我借了30元生活费，如果来接你们，这钱就没有了。”那是一个糜烂的

社会，风光如画的城市却充满贫穷、混乱、绝望和罪恶。灾民乞丐，被抛弃的伤兵象幽魂一样到处游荡，饿极了的时候也会铤而走险，更不用说比比皆是流氓匪帮。曹秀清壮着胆子一个人带着孩子来到杭州，丈夫从火车站把她们接到坐落在一座花园中的军校宿舍。

第三天上午，军校有人急如风火来找杜聿明。见他不在，留下一个贴子，上面写着“有三缺一”。这几个龙飞凤舞的字是那样的神秘，曹秀清诚惶诚恐地把它端详半天，心想一定是件要紧的公务。中午，杜聿明刚跨进院子，她就急忙忙出去把贴子交给他。杜聿明接过一看，果然神色肃然，转身就走，直到晚上才回来。曹秀清正等着他拿钱去买东西。杜聿明说：“没钱了。”“你借来的钱呢？”曹秀清奇怪地问。“刚才打麻将输光了。”原来那“有三缺一”是牌手们的术语，曹秀清不懂。这缺德的贴子！

一个月后，杜聿明领到了薪饷。一位和他同事的陕北同乡来看曹秀清。他问：“嫂子，老杜一个月给你多少钱？”“10块。”“啊呀，才给你这么几个钱啊？嫂子知道不，老杜一月挣多少？”他说出一个吓了曹秀清一跳的数字“170块！”这么多！曹秀清在家乡一年也花不完这些钱。同乡给曹秀清出主意：“你该跟老杜要。40块钱给他零花，30块你过日子，100块存起来。”“存到哪去呢？”“存邮政局去。”等丈夫回到家，曹秀清就向他要钱，杜聿明生了气，一跺脚就走了，几天都不回来。后来他生了病不得不转回家门，抱愧似地把100块钱交给了妻子。

5月来临了，西湖水面上铺展开大片大片莹碧如玉的荷叶。杜鹃花凋谢了，接着盛开了牡丹。6月又过去了，曹秀清喜欢就这样在美丽的杭城生活下去。大约是个星期六，一群黄埔同学来家中找杜聿明闲谈。有人问他：“我们这班人，要是没了职业，再找好不好找？”“哪里好找呢！”杜聿明说。恰在这时，大队传令兵给

他送来一件公文。杜聿明拆开信封，竟是自己的撤职令！几天前，他带领学员举行实弹射击，教育副官没把场地布置好，让学员白白耽误了两个小时。回营房后，杜聿明气愤地责备他。副官仗着自己是大队长的亲戚，不但不认错，反口出恶言。盛怒之下杜聿明打了他一个嘴巴。结果，报复来了。杭州不能再住下去，走吧，一家3口坐上火车，来到六朝金粉的南京。

在南京繁闹的街头转了一天，才在一个叫“大沙漠巷”的地方找到了一所小旅馆，开了一个房间住下。无所事事的杜聿明与一群和他同样无所事事的黄埔同学，整天聚在这里打麻将，每天从赢家中“抽头”开伙食，请曹秀清给他们买菜做饭。

旅馆的房子非常糟糕，房钱又贵。曹秀清有了身孕，她不愿把孩子生在这样的环境里。有一天，曹秀清对丈夫说，她打算租几间房子，已经看好了地方，每月30块房租，再交30块押金。杜聿明说：“我租不起，我没钱。”“我要租，我有钱。”丈夫惊讶地问她：“你哪里来的钱呢？”她得意地笑了。她不是给他的同学办伙食吗！她没有亏待他们，可也没把钱都花掉。她每天都从抽头中再抽出一块半块地留下，几个月过去，已经攒了六七十块，足够交房子的押金和一个月房租。她租下了三间房，再转手租出一间，每月又可收回13块钱，她确实很会算计。

但他们不能永远靠麻将桌上的抽头度日。杜聿明离开妻子女儿，到外地去找职业。曹秀清又没钱吃饭了，写信向丈夫的两个同学借钱，一个给了她10块，另一个给了她20块，可有10块钱是假票子，没法花。一个阴晦的下午，她的肚子阵痛起来，她知道，马上要生产了。她上不起医院，身边又没人，她决定自己给自己接生。挣扎着烧好一盆花椒水，再准备好一把断脐的剪刀，她就镇定地躺到床上去……孩子平安降生了，可只活了一天，就回到她所由来的飘渺世界。到深夜，她含泪把死孩子裹了裹，抱出

去，扔到旷野之中。

江南的冬天到了，寒风剪剪，雨雪靡靡。丈夫从一个叫清江浦的地方来了信，说他已然在该地国民党新编第一师第二旅当了参谋主任，并派人捎来50元钱。钱刚到，他自己也到了。

“咦，你怎么回来了！”见到久别的丈夫，曹秀清又惊又喜。“事没了，不回到哪里去呢？”丈夫苦笑着回答。在清江浦，杜聿明上了他的“同仁”们的大当，去充当反对一个什么官长的代表，落进别人设置好的陷阱里，丢掉了饭碗。

面对一连串厄运，曹秀清比她的丈夫还显得豁达些。虽然她是初次踏入这个生疏的、万花筒般的、尔虞我诈的大世界，可是她生来就有的那种大胆、强干、决断、灵敏的性格，很好地帮助了她，她努力地学习在新的环境中立身的本领。她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丈夫活动起来。主要是靠了她，走了张治中老婆娘家人的内线，他们找到了在南京中央军事学校当教育长的张治中。张看出了蕴藏在这个潦倒的青年军人身上不凡的气质，出众的才干，让杜聿明在军校当队长。用曹秀清自己的话讲，只是从这个时候起，他们“才没有再饿饭”。

五、腾 达

1930年初，蒋冯阎三家军的中原大混战拉开了序幕。蒋介石下令将黄埔学生编成队，拉上战场，杜聿明在张治中的教导第二师中当营长。这是辛亥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，消耗了无数的国家财产，葬送了无数将士的生命，毁灭了无数百姓的家园。杜聿明在这场战争中升为团长。

灾难深重的祖国在战乱中呻吟。中原的硝烟刚刚消散，东北关外就响起日军入侵的枪声。杜聿明永远是家中来去匆匆的过客，

作为一个军人，他的命运注定是在战场上厮杀。蒋介石一直把黄埔学生当做建立和巩固自己政治军事势力的工具，他的眼睛时时在这批人中审视，遴选。终于有一天，他的目光落到这个忠勇的青年军官身上……

15年的时间就在戎马倥偬中飞快地逝去。杜聿明历经团、师、军的官级，升到了集团军总司令的地位，成为蒋介石的嫡系名将。他曾在抗战前夕的古北口，在祖先用血肉筑成的长城前，怒斩侵略者的铁蹄；他曾在保卫大武汉的金牛战役里，建立功勋。他曾经率军昆仑关前，和进犯桂南的日寇浴血奋战，大获全胜；他曾经为解英军之围，远征缅甸，在中缅边界瘴疠遍地的崇山峻岭中，九死一生。缅甸归来，驻守昆明，为蒋介石剪除异己，一夜之间轻取了龙云。他是民族战场上的一员骁勇的战将，又是蒋介石御驾前一个忠顺的仆从。

那么，曹秀清呢？她怎么样了？她也从一个卑微的乡下小媳妇，变成显赫的司令夫人。夫荣妻贵，本来是中国封建社会代代沿袭的准则。贫穷和匮乏不再追随她了，走到哪里，都有讲究的住房，精致的摆设，尊宠的待遇；到处都能看到谄媚的、或是惶恐的脸。她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，用她的极重的乡音，和各种各样的台面人物侃侃交谈。她能够直接见到蒋介石和宋美龄，孔祥熙、宋子文、白崇禧、蒋经国、于佑任等许多国民党重要官员成了她和杜聿明的亲密朋友。她飞快地学会了交际场中所需的一切：从拥抱、碰杯、跳舞，直到咬文嚼字的外交辞令……

然而她并没有完全摆脱黄土的乡原所赋予她的种种气质和习惯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她总是保持着那种近乎吝啬的节俭。她爱惜每一个铜板，把她以为不该一下消耗掉的物品统统收起来，加上坚固的锁。除了逢年过节或宴请宾客，她的饭桌上没有太丰盛的菜肴。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，老杜穿着她手亲做的合体的西装。

15年间，她又生下三男二女，男孩的名字是致仁、致严、致勇；女孩的名字是致义、致廉。她还有了不少个干儿子干女儿，他们对她亲热又孝顺，恭敬又关怀。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他们大部分都不过是趋炎附势之辈。

而且，她的物质生活尽管是优裕的，却很少得到心灵的安宁。官场是黑暗的，战争是残酷的，她的丈夫犹如一叶在莫测的大海上飘流的扁舟，不知何时便会在风波浪里沉没。丈夫在前方的日子里，忧虑便象影子一样限定她。她牵肠挂肚地等着杜聿明的来信，象等待宣判命运的囚徒。每一封平安家信都给她带来重生般的喜悦。遗憾的是书信告知的永远是过去，因此，在短暂的轻松和慰藉之后，她又开始新的惦念，新的期待。夜半三更，常常一个恶梦使她从睡眠中惊醒，激起她千思万虑，于是她辗转反侧，直到天明。

六、子弟学校和军属工厂

1938年，曹秀清带着一部分五军眷属，从湖南湘潭返到广西全州。全州是广西北部部的一个重镇，是抗战期间国民党第五军的大本营。

五军兵员众多，眷属数目自然庞大。光是在全州的孩子们，就足足可以编成一个团。可全州只有一所学校，容纳不了几个学生，失了学的孩子们无所适从，大的，成群结伙在街上闲逛；小的，整天趴在地上拍洋画，弹弹球。

“要让孩子们读书。”杜聿明说。这时，他是五军的军长。“不然等战争结束，他们都要被耽误了。我们自己来办学校。”他转向曹秀清，“你愿不愿意做这件事呢？”

她当然愿意。不要忘记，她是师范学校出身。“我学过教育